

犹太大师文集

世界先锋小说金典

猶太大師文集

余秋雨題



犹太智慧文存

犹太大师文集

——世界先锋小说金典

赛妮亚 / 编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犹太大师文集/赛妮亚编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12

ISBN 7—204—07148—4

I. 犹… II. 赛…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1364 号

犹太大师文集——世界先锋小说金典

赛妮亚 编译

出 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明群

策划设计:北京博爱天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10—85845525)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版 次: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965×1270mm 1/16

字 数:280 千字

印 张:20.5 印张

定 价:24.00 元

书 号:ISBN 7—204—07148—4/I · 1254

序

犹太文明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对世界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国际学术界对犹太文化研究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犹太文化所包含的各领域均在学者的研究之中。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说，目前我国的犹太文化研究都已达到空前的水平，并成为人们探索和了解西方文明源头的标志之一。研究和探讨犹太文化的内部规律以及其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当前人们关心的一个重点。众所周知，孕育出犹太文明的地中海地区（包括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小亚细亚地区和爱琴海区域）也曾孕育出一大批古老的文明，如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希腊文明等。在这些文明中有不少曾盛极一时、灿烂无比。然而，随着历史的推移，所有这些古老文明几乎无一例外先后衰败、中断，一些强大一时的民族如亚述、赫梯、巴比伦等早已不知去向，仅留存于人类的记忆中和典籍里。就连今日依然存在的埃及民族、波斯民族、希腊民族等也已经不是昔日意义上的埃及民族、波斯民族、希腊民族了。尽管这些民族仍居住在同一地区，但无论是他们的信仰、习俗，还是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以及使用的文字等都不同于他们的先人。而许多学者都认为单就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的中断就足以导致该民族文化的断裂。的确，当一种文化的载体语言发生质的变化后，那一文化便很难再被视为原先意义上的文化了。何况这些民族连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今天的埃及文化已不能算是古埃及文化的延续，当今的希腊文化也算不上是古希腊文化的延伸。可是，犹太文化却是这一地区古老文明中的惟一例外。犹太文化自三千年前

犹太大师文集

发端以来，就从未中断过。犹太民族虽流离辗转数千年，散布世界各地，却保持着自己显然不变的特征，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以贯之”的文化。研究这样一种文化本身就是十分有意义的。

不仅如此，犹太文化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聚合了数千年的历史沧桑，其文化发展的历史性特征和传统性内涵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整体发展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从这一意义上讲，犹太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范本”，而对它的研究有助于对世界文化的进一步了解。

研究犹太文化对于走向 21 世纪的中华民族而言应该说意义十分重大。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更为积极的作用是中国人民“走向世界”的一项重要目标，也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一种挑战。了解犹太文化是实现这一目标和应付这种挑战必不可少的一步，因为犹太思想影响了整个世界文明的构成和进程，犹太文化的身影在世界文化，特别在西方文化中几乎是随处可见。“不了解犹太文化就不了解世界”这一口号的实质即在于此。此外，研究犹太文化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深刻了解，而且还可以起借鉴作用。在新的世纪，面向世界、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民必然要和其他民族和文化发生更加广泛的交往和碰撞。如何在这种形势下保持、发展、丰富自身文化是摆在我面前的一项严肃课题。而犹太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在接纳、吸收所有与之交往、碰撞的文化的同时，执著地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对于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和炎黄子孙而言，犹太人两千年的散居经历和生活方式还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如何在海外生活中，既做到融合于当地社会，又做到融而不化，融而不亡，保持和发扬自身的文化传统，显然是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犹太民族在近两千年散居过程中，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接触和交往中以包容兼蓄之势丰富和发展了自身文化的经验，无疑为我们保持和发扬光大我们的民族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人民对犹太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

兴趣。开放的中国迫切希望更多地了解犹太文化和犹太民族。了解犹太文化的途径很多，阅读犹太人的作品，特别是犹太大师的作品，无疑是最佳途径之一。众所周知，犹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为注重思想建设的民族，始终坚信言词的力量远胜于刀剑的力量。数千年来，犹太人通过对自身文化的不断营造，以其文化上的成就在世界文明领域发出其巨大且影响深远的声音，让世人深切感到他们的存在和受到其思想的影响。正因如此，犹太人的作品，如以《圣经》为代表的犹太文学作品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还是现当代的文学都受到它的直接影响。像意大利大诗人但丁的《神曲》，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小说家班扬的《天路历程》，德国诗人歌德的《浮士德》等都是在犹太文学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到了现代，散居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也同样以自己的作品影响着世人，他们在继承犹太传统的同时，推动着犹太文化的发展。阅读犹太作品，特别是犹太大师的作品无疑对我们进一步了解犹太思想有着极大的助益，因为这样的作品通常是犹太思想的直接体现和集中反映。然而，长期以来这类作品很难寻觅，即使是已经译成中文的，由于散见各种报刊书籍也不易寻得。今喜闻赛妮亚先生凭借对犹太文化的特别爱好，汇世界犹太名家大师的先锋小说金典于一册，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了解犹太思想不可多得的读本。我们相信这部《犹太大师文集》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研究犹太文化事业的展开。

徐 新

南京大学中国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梦	1	卡夫卡 [奥地利]
猎人格拉胡斯	3	卡夫卡 [奥地利]
死者无言	7	施尼茨勒 [奥地利]
夏天的故事	24	茨威格 [奥地利]
魔桶	33	马拉默德 [美国]
心	49	亨利希·曼 [德国]
给艾斯美写的故事	61	塞林格 [美国]
爱德华和上帝	81	米兰·昆德拉 [捷克]
掘墓人	107	里尔克 [奥地利]
梦幻	117	莫拉维亚 [意大利]
翠妹子	123	保尔·海泽 [德国]
附录：颁奖辞		
获奖演说		
特里斯坦	143	托马斯·曼 [德国]
附录：颁奖辞		
获奖演说		

犹太大师文集

大海深处(节选)	184	阿格农
附录：颁奖辞		[以色列]
获奖演说		
等待戈多	211	贝克特
附录：颁奖辞		[爱尔兰]
获奖演说		
寻找格林先生	226	索尔·贝娄
附录：颁奖辞		[美国]
获奖演说		
市场街的斯宾诺沙	260	艾·辛格
附录：颁奖辞		[美国]
获奖演说		
迷惘 (梗概)	284	卡内蒂
		[英国]
喜事	298	戈迪默
附录：颁奖辞		[英国]
获奖演说		
跋	320	杨曼苏

梦^①

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西方现代派文学奠基人之一。生前，他的作品影响并不大，去世数十年后，他蜚声世界文坛，引起一股“卡夫卡热”。

卡夫卡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父亲是犹太商人。中学毕业后，入布拉格大学，初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后来迫于父命，改学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卡夫卡的创作纯系“个人写作”。他本人并不想发表作品，也不想传名于世。他短促的一生共流传下来七十七个短篇，三部长篇。他的作品情节虚幻而离奇，充分运用象征手法，时常蒙有一种孤独、悲观的色彩。卡夫卡的小说对现代派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约瑟夫·K 做了一个梦：

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K 出外散步。他刚走了不远就来到了一座公墓。这里有许多条人工铺设的弯弯曲曲、不便行走的道路，他选择了其中一条摇摇晃晃地向前滑行着，好像漂浮在一条湍急的河流上。远处一座新堆成的坟头映入他的眼帘，他想在那座坟头旁歇脚。那座坟头对他有着一种强烈的诱惑力，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滑到它跟前。可是，有时候他又几乎看不见那座坟头，好像有很多旗帜遮挡着它，那些旗帜飞舞着、翻卷着；虽然看不见旗手，但是仿佛能听到一片欢呼雷动之声。

他将目光投向远方，忽然发现自己身旁的路边有一座与刚才看见的坟头一模一样的坟头，一会儿又好像到了自己的背后去了。他赶忙跳进草丛里。因为他脚下的那条路还在继续飞快地向前移动，脚落地时他没有站稳，正巧跪倒在那座坟头前。有两个男人站在那座坟头的后面，一起高举着一块墓碑；发现 K 出现在坟头前，他们马上就把那块

JEW'S

^① 这篇小说理应属于长篇小说《诉讼》的一部分，大约写于 1914 年至 1915 年，1917 年首次发表在集刊《犹太人的布拉格》上，1919 年收入《乡村医生》短篇小说集中。

犹太大师文集

梦

墓碑砸进地里，于是，那块墓碑便牢牢竖立在那里。从灌木丛中立刻走出第三个男人，K一眼便认出那是一位艺术家。他只穿着裤子和一件没扣好纽扣的衬衣，头上戴一顶天鹅绒便帽，手里拿着一枝铅笔，他一边向坟头这边走来，一边用那枝铅笔在空中写画着。

一会儿这位艺术家开始用那枝铅笔在墓碑上方写字了；墓碑很高，他根本用不着弯腰，但是他得探身前倾，因为那座坟头将他和墓碑隔开了，而他又不愿意踩那坟头。所以，他只得踮着脚，左手撑住墓碑。他以其精湛的技艺，用那枝普通的铅笔写出了金色的字母，他写道：“这里安息着——”每一个字母都显得那么清晰、秀丽，深深地镌刻在墓碑上，闪着金光。他写完那五个字后，回头看了看K；这时K正两眼盯着那块墓碑，焦急地等着看碑文的下文，根本没有注意那个人。果然，那个人又开始往下写了，但是他写不下去，好像出现了什么障碍，他放下铅笔，再次向K转过身来。于是K也望着艺术家，发现那个人面带窘色，但是却不知道他为什么感到窘迫。他先前的全部活力消失了。因此，K也陷入了窘境，他们相互传递着无可奈何的眼色，显然这是一场令人难堪而又无法消除的误会。这时送葬乐队的小钟也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艺术家举起手使劲地挥了两下，制止住了钟声。过了一会儿钟声又响起来了；这次非常轻微，而且未经人制止自己便突然停住了；好像它这一次只是为了定定音。K看到艺术家的这种窘况很伤心，他哭了起来，抱头痛哭了很长时间。艺术家决定等到K平静下来以后不顾一切地继续写下去，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写下的第一小笔就使K喜出望外，可是，艺术家显然是违心地写下这一笔的，字体也不那么秀丽了，显得苍白无力，而且失去了那种金色的光辉，整个字母倒是很大。那是一个大写的字母J^①，就在那个字母快要写完的时候，艺术家怒气冲冲地一脚踩进坟头里，踩得四周的泥土都飞了起来。K终于明白艺术家的意思了；可是，已经来不及请求他宽恕自己了；艺术家用双手刨土，好像毫不费劲；看来一切都是预先准备好的：那层薄薄的表土只是用来做样子的；刨开这层表土，一个墙壁陡峭的巨大墓穴就显现出来，这时，K感到被一股轻飘的气流从背后一推，便一下坠进了那个墓穴。在下面，他的脑袋还竖立在颈脖上呢，便很快被这无底的深渊吞没了，而在上面，石碑上很快就以遒劲而秀丽的字体写上了他的名字。

看到这种情景，他兴奋得醒了过来。

① J是约瑟夫 (Josef) 的首字母。

猎人格拉胡斯^①

两个男孩骑在码头的矮墙上，掷骰子玩儿。纪念碑前的石阶上，有一个男人坐在那位挥舞宝剑的英雄石像的阴影中读报。井边有个姑娘在往自己的桶里压水。水果小贩躺在他的货堆旁，眼睛瞅着湖面。透过没了玻璃的门框和窗洞，看得见啤酒店里有两个汉子在喝酒。店老板坐在前面的一张桌子边上打盹儿。这当儿，湖面上轻轻漂来一艘小船，无声无息地驶进了小港。船上跳下一个穿蓝上衣的人，正把缆绳穿进岸边的铁环。另外两个身穿缀着银纽扣的黑上衣的汉子，抬着一副担架紧跟着船主上了岸。担架上盖着块带缨穗的大花绸披巾，一眼就可看见披巾下躺着一个人。

码头上谁都对这些新来的人漠不关心，两个汉子把担架放下来等着拴缆绳的船主时，也没谁走上前去问一声，或者仔细瞧瞧他们。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从舱里钻出来，怀中抱着个吃奶的孩子。船主又被她叫住耽搁了一会儿，随后才赶上来，指了指左边一所临湖而立的三层楼黄色房子。两个汉子重新抬起担架，穿过一道由一些直直的圆柱支撑着的低矮大门。一个小男孩推开窗户，刚巧看见这一行人消失在楼房里面，便赶忙关上窗户。那用黑色栎木精心拼成的大门也被关死了。一群一直绕着钟楼飞来飞去的鸽子，这会儿纷纷落在楼房前面，其中一只还飞到二层楼去啄玻璃窗，好像楼里贮藏着它们的粮食似的。这是些毛色鲜亮的饲养得很好的活泼动物。船上的妇人使劲向它们扔来谷粒，它们先啄食地上的谷粒，随后又朝那妇女飞去。

有一些又窄又陡的胡同通向码头，从其中一条里走来一位绅士，头上戴着顶饰有青纱的大礼帽。他东瞧瞧西望望，好像对什么事都挺关心，看见墙角有一堆垃圾便气歪了脸。看见纪念碑前的台阶上扔着块果皮，他便用手杖把它戳下去。到了房前，他一边敲门，一边把帽子摘下来拿在戴着黑手套的手中。门开了，过道上大约有五十个男

^① 这篇小说写于1917年初，标题为布洛德所加，1931年首次发表
在布洛德编选的卡夫卡短篇遗著集《中国长城建造时》中，1954年布洛德
又把它收在菲舍尔出版社出版的卡夫卡短篇遗著集《一场斗争的描述》中。

JEW'S

犹太大师文集

猎人格拉胡斯

孩夹道迎候他，冲他深深地行着鞠躬礼。

船主走下来欢迎绅士，领他上楼去。在二楼，他们沿着修建得美观轻盈的阳台，环绕楼内的小天井转了一圈。两人最后跨进楼房最里边一间凉爽宽敞的屋子；这屋子的后窗对着一面光秃秃的黑灰色石壁，再没有其他房舍。孩子们怀着敬畏，远远簇拥在绅士和船主身后。这当儿，两名抬手正忙着在担架靠头的地方插上几支长长的蜡烛，并将其点燃。然而烛光并不明亮，仅仅是把先前静止不动的影子吓得跳了起来，在墙壁上哆哆嗦嗦地摇晃着。盖在担架上的绸披巾被拉开了，下面躺着一个男人，头发和胡须乱糟糟地连在了一起，皮肤黝黑，看上去像个猎户。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紧闭双目，毫无生气；不过，尽管如此，也只有周围的布置，才明显地告诉人们这是具死尸。

绅士走向担架，伸出手摸摸躺在上面的人的额头，然后才跪下去祈祷。船主示意抬手们离开房间，他们便出去赶走了那群挤在外面的男孩，并且把门关起来。绅士似乎对此仍不满意，眼睛瞪着船主，船主明白他的意思，也从侧门退进了隔壁房间。这一来，担架上的人立刻睁开眼睛，苦笑着把脸转向绅士，问道：“你是哪位？”

跪着的绅士站起身来，毫不惊讶地回答：

“鄙人是里瓦市^①市长。”

担架上的人点点头，有气无力地伸出手来指了指椅子，等市长应他邀请坐定以后，又说：

“这我早就知道，市长先生。不过，我常常一上来总忘掉了周围发生的事，所以尽管我都知道，还是觉得问一下更好。您大概知道我是猎人格拉胡斯吧。”

“当然，当然，”市长说：“昨天夜里，我就接到了您光临的消息。那时我们早睡了。快到半夜，我妻子突然叫醒我：‘萨尔瓦多，’——这是我的名字——‘你瞧窗户上有只鸽子！’确实有只鸽子，可却大得跟只公鸡似的。鸽子飞到我的耳边说：‘已故的猎人格拉胡斯明天要来啦，你以全城的名义去接待他吧！’”

猎人点点头，伸出舌头舔了舔双唇，说：“是的，鸽子比我先飞来了。不过，市长先生，您以为我应该留在里瓦市吗？”

“这个我还不敢说，”市长回答。“您真死了吗？”

“死了，”猎人说，“正如您听到的。许多年以前，这肯定是我

^① 里瓦市是上意大利的一座小城，濒临加尔达湖，为世界著名的疗养地。

多许多年以前的事了，我从黑林山——那是德国的一个地方——我从那儿的一处悬崖上摔下来，当时我正在追赶一只羚羊。打那时起我就死了。”

“可您不还活着吗？”市长问。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这么讲，”猎人回答：“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活着。因为运我尸体的船迷了航，也许是由于扳错了舵，也许是船主一时心不在焉，或者让我家乡的美景转移了注意力，究竟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就是我留在了人间，从那以后运我的小船就在尘世的河流上无休止地航行，使我这个只愿在山区生活的人死后在世界各地漂泊流浪。”

“难道天国没有您的份儿么？”市长皱着眉头问道。

“我，”猎人回答，“我总是处于通向天国的阶梯上。我在那无限漫长的露天台阶上徘徊，时而在上，时而在下，时而在左，时而在右，一直处于运动之中。我由一个猎人变成了一只蝴蝶。您别笑！”

“我没有笑。”市长辩解说。

“这就好，”猎人说，“我一直在运动着。每当我使出最大的劲眼看快爬到顶点，天国的大门已向我闪闪发光时，就又在我那破旧的船上苏醒过来，发现自己仍旧在世上某一条荒凉的河流上，才知道自己的那一次死亡压根儿就是一个可笑的错误。这时，船主的妻子尤丽雅又会敲门走进来，把早餐给我送到担架边，让我喝一种我们的船正驶经国家特产的饮料。我躺在一张木板床上，身上裹着肮脏的尸衣，灰黑的头发和胡子乱糟糟地长在一起——看见我这模样显然不会叫人开心的。他们用一块妇女用的拖着缨穗的大花绸披巾盖着我的双腿，在我头上点着一支教堂用的蜡烛。我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小画，上面画着一个非洲的布什曼族人，正用他的矛瞄准着我，他本身却尽可能地在一面画得很好的盾牌后面躲起来。在船上经常能看见一些愚蠢的图画，这恐怕就是其中最蠢的一张。除此而外，我那木笼子里便什么也没有。南国之夜的温暖气息从旁边墙上的小孔飘进来，流水拍击旧船帮的声音在我耳畔响着。

“当我还是活猎人格拉胡斯时，在故乡黑林山追逐一只羚羊跌下了崖，从此以后就躺在这儿。一切都按顺序发生：我追逐羚羊，跌下山崖，躺在一条山沟里流尽鲜血，最后死了；这只船本来应该送我到阴

犹太大师文集

猎人格拉胡斯

间去。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头一次躺在这木板上舒展开四肢时是多么高兴啊！群山还从未像这四堵当时还模糊不清的板壁一样听我唱过歌哩。

“我愉快地活了，也愉快地死去。上船之前，我幸福地扔下了弹药匣啊，背囊啊，猎枪啊，等等——这支枪我生前一直骄傲地背在身上。我迅速穿起死者的尸衣，心情就跟新娘子穿上结婚礼服时一样。随后我便躺在这儿静候着，没料到不幸却发生了。”

“命不好啊，”市长举起手来说道：“对此难道您一点也没有错？”

“一点也没有，”猎人说：“我生前是个猎人，这难道错了？在我当猎人那会儿黑林山里还有狼哩。我埋伏着，开枪射击，打到野兽后就剥它的皮，这难道错了？我的工作得到大伙儿赞赏，被人称为‘黑林山中的伟大猎手’，这难道错了？”

“我未负做评判的使命，”市长说：“不过，我也觉得您实在没有错。那么，究竟又是谁错了呢？”

“船主错了，”猎人说：“谁也不会读到我写的那些东西，谁也不会来帮助我。即使把帮助我作为一项任务，所有房屋仍会门窗紧闭，所有的人仍会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上脑袋，整个世界就像个深夜里的大旅店。当然，这样也好，这一来就没有谁知道我；即使有谁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待在哪儿；即使有谁知道我待在哪儿，也不知道把我拦住，于是乎也就没有谁知道该如何帮助我。想帮助我的念头是一种病，一种必须卧床治疗的病。

“我明白这道理，因此没有大喊大叫要人来帮助我，即使是在我失去自制非常想喊叫的时刻，比如眼下吧。因为，只要我朝四周瞧瞧，弄清楚了我现在在哪儿，弄清楚了我大概可以说几百年来住在什么地方，这就足以使我打消喊叫的念头了。”

“了不起，”市长说：“真了不起。——不过，您眼下打算留在我们里瓦城吗？”

“没这个打算，”猎人微笑着说，同时把手放在市长的膝头上，以减轻话语里的嘲讽意味：

“我现在在这儿，除此一无所知，更一无所能。我的小船没有舵，只能随着吹向死亡最底层的风行驶。”

死者无言

施尼茨勒（1862—1931），奥地利著名戏剧家和小说家。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医生之家，大学时攻读医学，获博士学位。后弃医从文，是“青年维也纳”派作家之一。他写有四十余部戏剧，六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和两部长篇。著名的小说有《古斯特少尉》（1901）、《埃尔泽小姐》（1923）、长篇小说《通往自由之路》等。

施尼茨勒生活在奥地利帝国没落、覆亡的时代，他以自己犀利、多彩的手笔形象地反映了这个时代。他擅长用心理分析和意识流手法来描绘瞬间的印象和感受，作品反映了世纪更迭时期奥地利的社会生活，对社会各阶层的变态心理做了深刻揭示，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

弗朗茨无法继续平静地坐在马车里了！他跳下车，来回地踱着步子。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在这条偏僻而寂静的大街上，只有寥寥几盏路灯，闪烁着微弱的光，在晚风中东摇西晃。雨早就不下了，大街两旁的人行道差不多都干了，只有那没铺石子的快车道还是湿漉漉的，零落地淤积着几处水洼。

太不可思议了！弗朗茨心想，他怎么能够相信，在这个离普拉特大街仅仅百步的地方，就让人觉得像是到了匈牙利^①的某个小镇呢？……但是不管如何，这儿起码是安全的，不会遇上任何使埃玛感到难堪的熟人。

他抬腕看了看手表：整七点。天色已黑。这一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早，还伴着讨厌的暴风雨。

他翻起衣领，不停地踱来踱去。街灯的玻璃罩被风吹得叮当作响。“再等半小时，”他自言自语道：“就可以离开这儿了。唉，我真想马上就走。”在大街的拐弯处，他停下脚步，从这儿可以望见

^① 匈牙利当时属于奥匈帝国。

犹太大师文集

死者无言

埃玛可能来的那两条大街。

埃玛今天会来的，他一边自信地想着，一边抬手扶了扶头上即将被风吹落的帽子。今天是周五，教授们照例要参加学术会议，这样她就可以偷偷溜出来，甚至还可以在外面多待上一会儿……一阵有轨马车的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这时，附近尼波姆克教堂的大钟也敲响了，大街上顿时热闹起来。许多行人经过他的身边，他觉得，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商店的售货员，这些商店都是七点打烊。所有的人都走得很快。狂风让人行走起来十分艰难，人们顽强地与狂风搏斗着。没有人注意他，只是偶尔有一两个年轻的女店员好奇地朝他瞥上一眼。突然，他在人群中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快步朝他走来，他急忙迎了上去。她竟然没有坐车来？弗朗茨暗自琢磨，这会是她吗？

果然是埃玛来了。她也看到了他，脚步更快了。

“你是走来的？”他问。

“到了卡尔剧场，我就把马车打发走了。我总觉得以前好像坐过那个车夫的车。”

这时，一个男人从他们身边走过，瞟了埃玛一眼。弗朗茨用一种近乎威胁的眼光紧紧地盯着那个人。那人很快就走过去了。埃玛望着那人渐渐远去的背影，慌乱地问：“他是谁？”

“你放心好了，这里不会遇到熟人。好吧，我们该上车了。”

“这是你的车吗？”

“是的。”

“怎么是辆敞篷的？”

“一个小时以前，天还是挺好的呢。”

两人迅速走到马车跟前。埃玛先跨上了车。

“车夫！”弗朗茨喊了一声。

“他上哪儿去了？”埃玛在马车里问。

弗朗茨往四周望了望。“见鬼！”他大声说：“这家伙上哪儿去了呢？”

“天晓得！”埃玛轻声惊呼。

“你先等等，宝贝儿。他准是到那里去了。”

弗朗茨推开一家酒店的门。车夫正和几个人围坐在桌边喝酒，见他进来，就有些歉意地站了起来。

“先生，我马上来。”说完，他将杯里的残酒一饮而尽。

“你是怎么搞的？”

“先生，请原谅。”

车夫踉踉跄跄地朝马车奔去，边跑边问：

“先生，我们去哪儿？”

“普拉特——饭店！”

弗朗茨上了马车。在撑起来的车篷下面，埃玛蜷缩在角落里。

弗朗茨握住她的双手。而她却一动不动。

“难道你连一声晚上好都不愿对我说吗？”

“求求你，别这样。让我先安静一会儿。我还没喘过气来呢！”

弗朗茨靠在车厢的另一个角落。两人默默不语。马车拐进普拉特大街，驶过泰格特霍夫^①纪念碑，很快就来到了宽阔幽暗的普拉特林荫大道。突然，埃玛张开双臂抱住了她的情人。弗朗茨用手轻轻地撩开一直遮住她嘴唇的面纱，吻她。

“我们终于又相会了！”埃玛说道。

“你可曾记得，我们有好久没见面了？”弗朗茨问。

“是从上个周日开始吧。”

“不错。可是那天我们彼此只是远远地望了一眼。”

“怎么？你那天不是在我们家里吗？”

“嗯，不错……是在你们家里。啊，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往后，我绝不再登你们家的门！……你这是怎么啦？”

“有一辆马车刚刚从旁边过去！”

“宝贝儿，这些人是坐马车在普拉特公园兜风的，他们绝不会注意我们的。”

“这我相信。可是，偶尔也会有人朝车厢里面张望一眼的。”

“那他也不会认出我们是谁的。”

“求求你，我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

“随你的便。”

弗朗茨招呼了一声车夫，但是，车夫好像根本没有听见。弗朗茨只得躬身向前，伸手碰了碰他。车夫这才转过身来。

“请将马车调个头。你干吗老是用鞭子抽马？听着，我们没有急事，现在去……你知道，就是通往帝国大桥的那条林荫道。”

^① 威廉·泰格特霍夫（1827—1871），奥匈帝国海军上将，曾任奥匈帝国海军司令。